

内科新説

McGill University Library



3 103 484 195 H



42508

3911950

v.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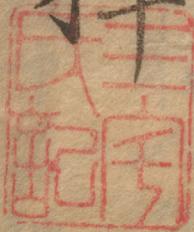
1859

內科新說

安政己未初冬新刊

英國醫士
合信氏著

桃樹園藏梓



咸豐元年刊全體新論五年刊博物
新編七年刊西醫略論八年刊婦嬰新
說續刊內科新說板片俱存上海仁
濟醫館如有欲閱者自備紙墨就板
刷印悉聽其便本館不取分文特白

序

余自道光己亥來中土。施診今已二十年。
療治病證。歲以萬計。暇志華人體質。且知
西國醫理。有足訂中土之謬者。因著全體
新論。略言其概。書中所述。每與中土歧異。
然華人頗有信者。蓋確實有據之理。人無
異辭也。近歲來上海。因華友管茂才喜談



醫學。遂與高酌復著西醫略論婦嬰新說
及內科新說三書。皆發明全體新論。以廣
其用。內科新說所論審證用藥之法。皆取
歐羅巴醫書。擇其要義。擇以唐文。適余將
返英國。再來之期。未能豫定。西人在滬。質
易者。取余前後所著各書。彙印千本。廣為
流布。方今中外一家。共敦和好。學問技藝。

互相師效。我西國尚有裨益中土之事。無
所秘惜。醫學其一端也。至此書要旨。讀者
觀例言自見。云是為序。

咸豐八年歲次戊午十月合信氏識於上
海仁濟醫館

Blank page with a large rectangular border.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is visible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11

內科新說例言

一、中土醫書有同一病源見證小異別立病名者徒亂人意今以臟腑爲綱領較有端緒

一、分卷之意上卷專論病證下卷備載方劑藥品

一、分篇之意先總論次血次臟腑各病證悉以類從如水證熱證黃證瘧證皆全體累血病故篇第相連頭痛癲狂皆腦病故篇第相連勞證欬血皆肺病故篇第相連餘可類推此外有已詳西醫略論者如腦炎中風癱瘓之類今不更述

一、藥劑以中土所產爲主有必須備用而中土所無者間用番藥以補中土之不及但番藥品味甚多不能詳述今所選用皆

易購之品、近日上海粵東各港口有番藥房、華人購買甚易、或

有相識番友、託其寄資至泰西購致、價尤廉也、本館另刊醫學英華字釋所列

藥名皆各港番藥房現有者、華人不難據此指買也

一泰西權量與中土不同、今皆改從中土、概用兩錢分釐字樣、

以免舛誤、惟中國權衡不及西國製造靈活、用以試秤釐毫、每

多不準、洋製小天平、專為醫家稱藥之用、價不甚昂、所宜購備

也、

一身體病證、方劑藥品、皆用中土醫書名稱、欲便華人解識也、

間有中土醫書所無、或名實不符者、不得不用西國名稱、仍用

華文、或譯取其意、或譯取其聲、閱者詳之、

一諸篇每多互相發明、讀者須通閱全書、方能融貫、或別詳全體新論、西醫略論、婦嬰新說、須合數書參觀、泰西醫理及治療之法、雖不全備、然亦略見梗概矣、

一西國藥品、經歷代醫士、愈講愈明、故後代本草、精過古昔、此書所述、係近年西國通行之本、皆屢經試用、確有效驗、所望中國醫官、知古昔本草不盡可憑、或免墨守貽誤、

一此書所述藥劑、皆取用新美真材、故分兩輕而效驗速、每見市販藥材、以偽亂真、更多陳朽霉蛀、毫無功力、雖多服亦未必取效、此醫者病者所當知也、

一病有宜緩治者、則藥應少服多次、有宜急治者、則藥應一次

多服又散末精製功力大概勝過藥水平日須講明此理臨證確有把握勿因一服不應遽思改投他藥也

一余著書之意欲使泰西醫學流傳中土故於字句同異藥劑輕重斟酌詳審不肯苟且誤人觀者諒之

內科新說目錄

卷上

總論病原及治法

論飲食消化之理

血運行論

醫理雜述

炎證論

血證論

水證論

熱證論

發黃證論

瘧證論

頭痛

癲狂

心病證論

肺病證論

勞證

欬血

胃病證論

吐血

肝膽病證論

小腸病腹痛論

痢證論

瀉泄論

大便秘結論

霍亂證論

蛔蟲論

腎病證論

卷下

東西本草錄要

藥劑

補劑 補胃之劑 補火之劑 小兒暖胃之劑 補喉之劑

之法 利小便之法 去毒氣之法 去痰之劑 潤皮

藥品

酸醋 暖皮之法 礞石 鹽強水 硝強水

白礬 石粉 兒茶 蘇木 石榴 沒石子 阿摩尼阿

啞囉 阿魏 大麥水 薏苡 仁水 八角油 薄荷

油 丁香 桂皮 糖 椒 生薑 甘草 樟腦 冰片

金雞 野菊 麝香 橙皮 沒藥 煙草 檫欖油 斑蝥

桃 黃連 罌粟花 巴豆 草 麻油 嗎囉 醉仙

黃 茶 酒 硃砂 香 苦白木 石沒子 大

精 錡 散 銅 之 劑 鉛 之 劑 水 銀 之 劑 鐵 之 劑

各 息 的 蟻 之 劑 錳 之 劑 呀 呀 伊 蜜 的 信 石

內科新說卷上

英國醫士合信氏著

江甯管茂材同撰

總論病原及治法

中土醫書方論浩繁、有一病而列方數十者、有一方而藥品十餘味者、有臆造病證、妄列治法、而實爲理之所無者、每論一病、必浮舉陰陽五行、纏繞不休、每用一藥、必以色香形味分配臟腑、或高談脈理、妄事神巫、臆臆功用、茫然不知、甚矣醫學之衰也、蓋中土風俗、平日視醫學爲末技、待醫士如賤工、及病時則又倚之太切、責之太厚、服藥偶效、則曰此神醫也、一服不應、則曰此醫者之過也、因此醫者虛僞巧飾、心愈勞而術愈拙、羅

列十數味平淡無功力之藥、遇病輒投、以期無咎無譽、有矜奇
自表者、略用猛力之藥、則爲害更甚、總由不識病原、以病試藥、
非能以藥治病也、嘗試論之、醫之功能有三、一識致病之故、令
人於未病時防護禁戒、可以免病、所謂上工治未病也、二審察
病狀、確知受病之處、取用良法、變通施治、期以奏效而止、三病
有不能療治者、設法減其病勢、使病者安然無所患苦、此醫者
本分事也、受病之故、非一端可竟、今略舉數條、以見梗概、一因
身體虛弱、虛弱之故、或因食物少、或因失臥、或因房勞、或因汗
出太多、或因情志不遂、或病後失調、或水土不合、或居室過密、
不通風氣、或不通光、或光太濃、皆能令身虛弱、二因感受寒暑、

或觸冒東風、或爲戶牖縫中冷風所襲、或居穢溼之地、或本體
電氣爲外熱所引、雷將作時人每無精神以此故也皆能致病、三因飲食不合、
蓋飲食精液由吸管遞運化血運養身體、食少則血弱、或食物
不合、或食時無定、皆能致病、四因勞心過多、如思慮經營、或讀
書過久、皆是五、因外傷如傾壓、跌打、湯火、刀刃諸傷、皆是六、因
中毒、或誤食毒物、及服信石、水銀等毒藥入胃、或癩狗蛇蟲之
毒吮噬皮肉、或腐草朽木諸物霉爛化氣有毒、傳染於人、皆能
令毒氣入血、致病、七、因臟腑有病、互相牽累、如胃不消化、則心
跳腦不安、肝病則累胃、肺病則累血、腦病則累各部位之類、
治病有三法、一審其致病之由、令改變習氣、如因於房勞者、使

之節慾、因於胃不消化者、使之戒口、因於屋宇狹暗、不通風氣者、使之開通戶牖、因於愁鬱者、使之暢遂、他如鼓琴、可以怡情、齋藥、可以補腦、呼叫、可以醒迷、皆良醫妙用也。二、外治法、如放血、螞吮、按摩、熨貼、鈞膿之類、三、藥法、或發汗、或令吐瀉、或利小便、或潤臟腑、內皮、或令安臥、或開胃、補胃、或補精神、補血、或收斂、或瀉血、婦人或調經、或助子宮、收縮、令兒易產、下其法不一、但醫者須知一病、有一病、治法、一藥、有一藥、功用、某藥治某病、屢試必效者、僅十數種耳、病在內部、變化多端、即使藥劑對症、未必一投輒應、原不能如醫治瘡瘍、折骨等症、確有把握、中土醫書、每病必列一定方藥、宜乎臨證不驗也。

論飲食消化之理

造化主造萬物、靈奇莫如人、變化亦莫如人、試觀大地終古、圓轉、不生不死、塊然成形耳、植物有生死矣、然無所知覺、不能運動、禽獸蟲介、能行動矣、有知覺矣、然一物止、一用如蠶、止能作繭、蜂止能釀蜜、鳥雀止能結巢、牛馬止能負重之類、惟人靈性全備、自生至死、知識愈增、愈展、能事愈習、愈多、聰明技巧、不可限量、蓋腦爲靈魂之器、耳目口鼻爲靈魂出入之門、人有靈魂、故能聰明技巧、靈魂有門出入、故能四通八達、推廣擴充也、就人形體而論、則飲食爲最要、一身精血、日有消耗、全賴飲食精液補其缺乏、人生二十年以前、身體日增、日長、故食量亦大壯

年經營勞慮、不覺疲倦者、因食物所補、足以償其所耗也、五十以後、則胃經消化功用漸減、日所耗乏、飲食不足以償之、故有衰老之態、或問人身體肥瘦不同、何也、曰、食多而耗少、則肥、食少而耗多、則瘦、所食適償其所耗、則不肥不瘦、試觀病人胃不消化、肥者倏忽卽瘦、可知肥瘦係乎飲食也、有飲食不減而亦瘦者、大概汗溺瀉泄太多之故耳、凡食物入口、齒牙咀嚼、六核出津液以勻和之、用舌卷制、遞至喉嚨、吞入後、人卽不能自主、胃之上口曰賁門、食物由賁門而入胃中、胃卽舒縮擁動、以勻轉食物、使近胃津、胃津者、胃週圍小穴所生津液、主消化食物者也、食物經胃津融和後、略似濃粥、卽出胃之下口、

名幽門

至小

腸頭與膽汁甜肉汁會合榨出精液衆液管吸之入於總液管
運至頸會管卽混爲血小腸下口大腸上迴與之橫接者曰闌
門食物經過闌門後在大腸上中兩迴時猶有液管吸其餘液
及抵下迴則精液竭盡但存渣滓矣此食入於胃化血化糞之
理也飲入於胃卽有微絲血管多條吸入迴血管過肝入心運
行周身由肺升出爲汽由皮膚滲出爲汗由微絲血管導入內
腎復有微絲管攝入溺管匯達溺囊經溺水總管斜入膀胱此
爲汽爲汗爲溺之理也是故胃無津液不能消化食物胃無食
物則亦不生津液且助消食物者非獨胃津也未入胃以前則
有口津旣出胃以後則有膽汁甜肉汁皆必不可少者但消化

之功、畢竟專屬於胃耳、凡食物易消化者、惟肉、熟肉之法、三置水甌內、以火熟之、曰煮、專用火燔炙、曰燒、置釜內、以油熟之、曰煎、論入胃後消化、難易、又以煮爲易、煎爲難也、肉在胃內、卽消化已盡、蔬菜有時入小腸、而後消化、故知肉消化易、過蔬菜也、凡人食物太多、太少、或食時經營思慮、或食後辛勞太急、或殮飯不時、皆有妨於消化、不可不知、

血運行論

人身最要者、無過於血、血發源於心、左下房、上入總管、散佈小支、愈分愈多、愈多愈微、名之曰微絲血管、通行徧體、其色赤、人身精津液、汗溺膽汁、無不賴之以生、迨由微絲管尾、通於迴血

管其色頓變爲紫其性有毒中有炭氣故也於是返入迴血總管抵心右上房轉落右下房上入於肺呼出炭氣吸入養氣復變爲赤迴心左上房卽落左下房往來如環晝夜不息心之功專主運行衆血其用有二一逼赤血流佈周身一偪迴血上入於肺改換毒氣上下左右四房此舒則彼縮其出入之數互相盈絀每房恒以七八錢爲率兩房常存之血共重一兩六錢全身血多少視體之壯弱男多過女大概十斤至二十斤多或二十五斤爲度血之質重於水設水重一千血重一千五十五爲率其熱常比寒暑鍼九十六度若患熱證則有多至一百四度者其在管內流佈運行不結不實若運行不如常度則其人身

體有病矣。若夫氣管呼吸之用，則專屬於肺。蓋肺體中管竅甚多，纏絡如網，匯為左右二管，合為氣喉。每管之末，皆有氣胞。紫血入肺，運至氣胞，炭氣散洩，氣管遞出，是為一呼。養氣遞入，抵胞內血，隨攝之，是為一吸。西醫細較，每一晷昵，吸入生氣十八筩，筩，大小以容水十二兩為度。而名之也。設百分計之，養氣二十一，淡氣七十九。呼出毒氣亦如之。計一晝夜一千四百四十晷昵，呼出毒氣當有二萬五千九百二十筩。吸呼生氣之數亦如之。若居處密室，不啟戶牖，或多人聚居一室，則呼出炭氣，彌滿屋內，而養氣漸微，人亦喘憊將死矣。

醫理雜述

病證紛繁、通各國計之、內外諸證不下二千種、審察療治、醫者之職、大要分別體質功用、二端、蓋人有皮肉筋骨合成軀殼、其中實以臟腑貫以血脈各管、所謂體質也、一物有一物之用、無虛設、無假借、所謂功用也、試以鐘表譬之、其體質則有函篋輪軸機擺其功用、則或主旋轉、或節遲速、令人一望而知時刻、良工修理鐘表、必先審察函篋毀壞、否輪軸機擺折斷、否若俱未也、則更考究旋轉、何以不靈、遲速、何以不準、或損其有餘、或補其不足、或拭其垢滯、務使復其常度、醫者亦然、有體質之病、有功用之病、有體質功用兼病、必先細心認明、方能施治、西國有醫院、聽人學習、剖驗死人、醫師指授、助以圖書、先講明部位功

用次論病證、次究藥性、分別內科、外科、婦科、兒科、考試其能否、品第其高下、所以西國醫術精過中土、嘗見歐羅巴洲如古之羅馬、埃及希臘等國、二千年以前醫書不及近代精詳、然所論大概確鑿、有據、惟中土醫書悉皆游移影響、欲將西國醫法流傳中土、大是難事、蓋華人偏信本國古書、西國醫理非所習聞、每多不信、此一難也、泰西所用藥品各國皆同、中土未能通行、此二難也、西國醫書未經翻譯唐文、中土人不能徧讀、此三難也、中土醫學官吏不加考察、人皆墨守古法、不知集思廣益、此四難也、

萬類壽夭不同、昆蟲禽獸有朝生暮死者、有經月或經年死者、

獸類莫壽於象有逾百年者然亦甚少惟人壽最長合古今較量則壽夭迥異此理殊不可解上古人壽有逾數百年者中古百年爲度近世人壽愈短大概四五十死者最多逾七十已難得間有八十九十一百者更少幼壯死者多因嗜慾思慮勞苦疾病所致中年以後不必有因而亦日就衰耗衰極則死雖有良工不能與造化爭權使人有生無死也惟體質壯健善於調養者終身無病全其天年昔英國有名老巴者年一百五十二十數年前猶能生子營作英王召見賜以美食奄忽而逝醫者剖視臟腑無病但因飽飮太過而死此中土所稱考終命者也人死之故有數端戰鬪之場巖牆輪蹄之下與夫投繯服毒之

屬不能終其天年者、是爲一類、奔走勞役、飢寒困苦、損傷身體者、是爲一類、淫慾縱恣、安逸過度、或飲食無節、或悅怒不平、伐性戕生者、是爲一類、更有父母延累、兒女生而癩癘惡疾、甚則夭殤者、是爲一類、此外或因寒熱感觸、或因水土不宜、疾病夭札、是又爲一類也。

人之死也、有一處先死者、有全體皆死不分先後者、如服毒則胃先死、中風癩癘、又服鴉片毒、則腦先死、此一處先死者也、若感冒寒熱、卒然而死、或久病虛弱羸瘦而死、此全體皆死不分先後者也、大概腦死則無知覺、心死則跳動改易、常度肺死則呼吸亂、各臟腑準此推之、證據顯然矣。

病有易治者、有難治者、大概功用病易治、本體病難治、新病易治、舊病難治、外感病易治、情慾病難治、無毒之病易治、有毒之病難治、此其大略也。

病有有力無力之分、新病有力、舊病無力、此以病勢言之也、壯健人有力、虛弱人無力、此以體質言之也、有力宜用瀉利放血等法、無力宜補病證相同、治法迥別、間有體質虛弱而病勢有力者、尤爲難治、醫者於此須細心斟酌。

病有始終一處者、有移易他處者、有足病傳手、或手病傳足、或四支病傳心、忽然改變部位者、有日輕夜重者、有暴病次日自愈者、有傳染他人者、有始終不傳染者、不可一例論也。

病有因於天時者、如春夏多溫熱、秋多瘧痢、冬多肺病是也、有因於人事者、如怒喜悲恐之類是也、有因於飢飽者、如飲食太多太少、或飲酒過度、或偶食不宜食之物是也、有因他病所累者、如大便秘、或小便不利、或皮垢不潔淨、汗不得出、皆令身不安是也、又勞苦過度能致病、安逸過度亦能致病、不可不知、病有不須醫治能自退者、誤藥轉令病勢增重、大概誤用輕力之藥、服猶未服、害猶小、誤用猛力之藥、非增病即殺人、爲害更大也。

病證初起、難以豫定、止期勢重者、後來有無關係、亦非一言可決、嘗見中國醫士、動稱某證我能包醫、或稱某證我能限日收

功皆無稽之言也。

人不能無死、死之故多端、或觸冒風日、或傾壓跌仆、或遇猛獸、蛇蟲皆能殺人、且聲色飲食、思慮勞役、凡耳目所嗜好、形神所經營、皆戕生之媒、不幸疾病、則官骸臟腑、牽引交害、如腦病累心、胃病累肝之類、甚矣生理微而死機多也。然統計億兆壽者多而夭者少、卽此可見上帝好生之德矣。凡物常用必敝、如鍾表輪機、不久卽壞、惟人百體經用最久、人命修短、雖上帝所主、畢竟不善調攝、與夫戕賊斲喪之輩、短命尤多。西醫剖視、有因血不通行者、有因養氣不入肺、不能改變毒氣者、有因腦體臟腑毀壞者、推原其故、百體賴血以生、血之源出於心、心力舒縮

偏發往來行運流佈週身無一處不到但血漸行漸改其性蓋人所賴以生活自肺經吸入者曰養氣亦曰生氣見前養氣經用之後混毒氣於其中曰炭氣毒氣者身體無用之物雜化者也此氣不合骨肉之用能殺人自氣胞氣管遞呼而出故肺經一吸所以納養氣也一呼所以出炭氣也血中有養氣者其色赤赤者能長骨肉而養生命血中有炭氣者其色紫必須入肺吐出以改換之肺經呼吸關係一身非輕也心之舒縮與肺之呼吸相應一呼一吸爲一息平人一息心跳四次一腎呢十八息心跳七十次或七十五次至八十次爲常度若肺不呼吸則心亦不能舒縮故心與肺常相關也且又與腦相關蓋腦賴心運血以

養之然心亦賴腦氣筋以運動之第八對腦氣筋入心心與腦互相應用、
但心以舒縮爲功用、猶之肺以呼吸爲功用、非專恃腦氣筋也、
血爲保養全體所需、心爲偏血運行之器、心不偏則血不行、血
太少或停阻不至、則心亦無可偏發而舒縮之用不靈、血太多
太濃凝聚一處、則舒縮之用倦怠、皆能致病、凡人昏倦不振、作
此血少不能養腦之證也、中風炎證諸病、血太多太濃凝聚一
處之病也、華人所患、大概血太少太薄、故瘦弱黃病尤多、其有
欬血吐血便血溺血等病、則因血太稀薄之故、亞細亞虛病多
過歐羅巴、每有宜用收斂補藥者、爲此故也、又有忽然失血、如
血脈管斷及婦人血崩、與夫瀉痢霍亂之類、血去過多、不足於

用心跳漸緩漸無而死、有急用補火保護精神法而活者、血之關係不小也、亦有死之故、不因血少、因於肺經不能出炭氣、接養氣者、如縊頸之人、紫黑血入腦、不能改變毒氣而死、溺死亦然、全體之血皆變紫黑、腦中毒血不出而死、其人神識昏迷、蓋腦爲靈魂所宅、腦病則靈魂先累也、又如腐草敗葉之類、日蒸雨漚、卽變毒氣入肺、壞血、夜晚感受者尤多、故汗穢不潔之地、人易生病、又密屋窗牖不啟、不通風、日或多人聚集一處、炭氣濃聚、卽能殺人、昔有國王拘某等百四十人於牢獄、扇鏹嚴密、窗牖甚小、不移時而死者過半、此其證也、至瘧疫寒熱等證、大概毒氣所傳染、或因風水而傳、或因人而傳、或因屋宇衣物而

傳蓋毒氣由肺入血，血漸有毒，此諸病所由來也。若夫氣之爲用，人賴以生，人不能離氣，如魚不能離水。詳博物新編然水之中亦有氣，若抽去其氣，魚卽不能游泳而死。魚腮功力正與肺經呼吸相同也。人病有因氣不足用，或肺氣管塞住，氣不能通行，如勞證喘促之類，皆是此病在肺。累及心腦，其死也必肺經先死，呼吸漸緩，漸無死時，神識清明，不似腦病死時昏迷無知也。大抵病心肺死者，身必軟弱，手腳先死，漸及於心，故臨死知覺如常。以上所論心腦肺三者，在臟腑中功用最大，故死時必關係於此。

有因食物不合而病者，如中土宜穀果蔬菜，尤宜牛羊猪肉，不

食肉者身多軟弱、近北極之國、獨宜食肉、因肉能生血助熱也、若南方阿非利加、印度人、日日食肥膩油物、必死、大概各國所生之物、本地人食之相宜、如北方冷地、宜食肉、即多禽獸、南方熱國、多生穀類果蔬、上帝生物之仁、無一不備也、風氣水土習慣、則不生病、若遠適異國、多有病者、死者、亦有久客在外、習慣彼國水土、回至本國、轉覺不適者、故醫士治病、當先審明地土之所宜、且如華人血不足者、居多、宜收斂、不宜放血、西人血常有餘、無先用收斂之理、各國人體質不同、治法亦因之、小異、不可不知、

凡人生於北方偏寒之地、即多寒證、生於南方偏熱之地、即多

熱證惟四十度至六十度各國寒熱適中人多壯健精神氣力勝過他國也

凡言某國若干度皆自地球赤道起算

炎證論

熱痛紅腫謂之炎番語炎法美順與華語燒字之意略同四證不必全備大概紅熱必有腫痛或有或無但見一證或旋止者不以炎論二三證但見移時不退卽是炎也此證患者最多中土無名醫書不載余於西醫略論中專列一篇發明此證又於眼科及各部位中時時論及今更舉發於內部者詳言之炎證各部位俱有眼與外體一望而知內部人所不見其實內外相同理無二也各臟腑之炎有在本體者有在胞膜者在胞膜痛

過本體、但論關係、仍以本體爲重、肺炎初起、痰少、久後痰多、呼吸欬嗽皆痛、或摸按之亦痛、久則成膿瘡、不治、若氣管塞住、氣不通行者、死、腦炎、顛頂痛、昏迷不醒、惡聞人聲、不欲言語、肺炎、右脇下痛、漸生膿瘡、心炎、跳數而痛、胃炎、食物嘔吐、左脇下痛、大小腸炎、便秘、或瀉利、急痛、摸試更痛、膀胱炎、小便頻數、腎炎、腰痛、內部全炎、痛劇、大聲呼叫、或問紅腫熱痛之故、曰、凡生炎之處、血輪壘聚而至多、過常度、故紅血中肉絲、或血中之水液滲集、故腫、人身真火在血、血聚則火亦聚、故熱、偏壓腦氣筋、故痛、痛有輕有重、或如刀割、或如針刺、有時腦氣筋生炎、則痛更劇、耳凡刀刃傷口、皮肉生炎、因而連結、名爲相連之炎、此以病

治病、炎之有益者也、其餘各種炎證、有自愈者、若不愈、久後有
成膿者、有潰爛者、有成死肉者、皆炎證之關係也、臟腑生炎、每
多先累功用、初時津液必少、故見便秘等證、肺炎乾既而血中
水液滲出、為痰為瀉、日久成膿、有吐出者、有便出者、證據顯然、
腦心肺及肚腹胞膜生炎、死後割視、胞膜與本體間多生肉絲、
番名費皮連黏連、是其驗也、凡治炎證、須分別虛實、實者有力、
見西醫略論虛者熱痛紅腫、皆不甚劇、實者酌用放血、蟻吮瀉利等法、虛者
醫治尤難、止宜用鈞膿等法、引之外出、微利輕瀉、或身弱有應、
竟用補法者、中土虛炎最多、尤宜詳慎、
凡身體內外痛、多有由於腦氣筋不關炎證者、如沙塵入眼痛、

劇有久而紅熱腫成炎者、但初痛時、不得遽以炎論也、又如皮肉割破痛劇、移時紅熱腫成炎、當其初割痛劇時、亦不得遽以炎論也、至如頭痛、臟腑痛、皮肉一處痛、專在腦氣筋者甚多、若不細心分別、概用炎證治法、則貽誤多矣。

血證論

血出之病有二種、一屬外科、西醫略論所述、血脈管斷壞、各證是也、一屬內科、或血脈管裂壞而血出、或血脈管未裂而血泄、出如肺經欬血、中國稱內傷病、其實此證有肺部微絲管壞而血流者、亦有管不壞而血泄出者、概稱內傷、不甚確也、凡脈管傷斷、其人因流血多、頭昏暫時心不跳、或跳而無力、血卽凝結、

因而傷口暫塞、此血自醫治、與醫士所用止血各法同意、若血
從斷口標流不止、頭昏面白、卽時死、惟急用綁紮止血法、方可
望救、近有人來本館就醫、因被船桅所壓、小腿骨折斷、破皮肉
血出、腳交節亦壞、脈管斷、血流滴不止、頭昏面白、危在頃刻、余
因勸令卽時將小腿割去、下半方可施治、其人初猶不肯、余決
其夜間必死、再三諄語、其人始允、艱以呀囉呔水、使之迷蒙、免
痛於傷處、略上用刀割開皮肉、翻捲將骨鋸斷、後用線綁紮、大
小脈管縫結、皮肉外貼合、口膏藥、間日換易、安臥兩月、連合無
隙、能用木腳輔助行走、作工、餬口養親、如完人、蓋此時不割、必
死、患者止知救足、不知救命、更切於救足也、至內部血脈管小

者有時自傷大管傷者甚少若傷必死如胃經脈管傷多血入胃吐出防死有時胸腹中大脈管長大名爲脈管跳血囊漸至潰爛血出則死又腦部脈管爛壞血出壓腦卽見中風癱瘓之證多死此外肺胃腸腹各處血出皆不必死如肺經欬血本非死證所慮本體先有病終成勞病而死耳凡人吐血瀉血時止時發此是習慣之故又婦女月經不行每月吐血一次有定期此名倒經見婦嬰新說昔有婦人倒經懷孕則吐血止子生後又發此不必治亦無治法也有肛門痔瘡出血習慣多年不愈者亦不必治大約內出之血肺胃大小腸居多他處則少有時肺心胞膜血出但更少耳有人心房內生瘡一處薄而裂血出在胞

內卽時死、此亦無治法也、凡血出之狀、自肺欬出者、其色紅、與痰相雜、自胃吐出者、其色黑、與食物相雜、自大小腸便出者、色亦黑、更有自內腎膀胱溺出者、有自子宮流出者、皆當細辨、凡治血證、應分別身體虛實、血多血少、多則減之、少則補之、收斂之、有初病時、血多爲患、漸漸虛弱、宜收斂者、亦有身虛、先用收斂爲主者、不可拘定、頭血太多、從鼻流出、血卽減少、此係以病治病、巧法、若鼻血流出太多、欲止之者、應將頭高枕、冷水灑面、或用冷鐵塊置背脊、熨之、吐血者、吞冰塊、或用冰塊按貼胃上、更用引血下行諸法、見西醫略論大小腸子宮血出、用水節射冷水入肛門陰道、或用冰塊塞之、凡冰塊凍水及兒茶、沒石子、石榴

白礬、膽礬、青礬、酸醋，皆收斂。要藥治法另詳。欬血、吐血諸篇。

水證論

人身水與血融，兩不相離。離則病。血出之病，前篇所論。欬血、吐血、鼻血、溺血、便血，諸證是也。水出之病，腦胞脹、肺脹、臍脹、腎囊水疝及腫病是也。蓋水在血中，若血管有病，或身有虛弱，血質稀薄，或血路阻塞，水即從血中泄出。腦、心、肺各有胞膜，肚腹內各臟腑總爲一胞膜。下部則腎囊爲外腎之胞膜。常人胞膜間有水滋養，不多不少。若血中之水泄出入於胞膜，在肚腹則爲臍脹，在腦爲腦胞脹，腦胞脹之狀中風迷蒙，在肺爲肺胞脹，肺胞脹之狀喘逆呼吸不利，在心爲心胞脹，心胞脹之狀

頭昏心跳難、有時水在周身皮膜間、則手足腫、或全體腫、凡各胞膜水聚、大抵他處病證所累、非必本臟自病、故腫脹是病之證狀、非病之源、不究其源、但治腫脹、必無效也、凡水泄之故、其病或在肝、或在心、或在肺、不定在心、尤多、蓋血管有一處攔阻、其下血水必溢、如心以上、大迴管有一處阻塞、腦頸手之血難返、心房上半身即見腫證、心以下、大迴管有一處攔阻、下半身迴血難返、心房聚於肚腹、或肝管凝滯、不通、迴管壅漲、水滲腠膜之裏、即見臃脹證、以上二種水證、係因迴血入心之路阻塞、不便利所致也、若心自病、不拘左右之房門壞、偏血之力不足、必有一處阻塞、血即聚集於此、因而水妄從他處滲泄而出、肚

腹迴血管多過別處，所以臃脹尤多。此腫水證，係因迴血不便利所致也。又內腎變壞，亦有臃脹者。試法取病者，溺置甌中，以火熬之，卽變白色，凝結質如蜚青，是其證也。若水證由於身有病者，大概勞倦時，汗汽被冷風雨溼，忽止不得，外泄於汗孔，勢必由吸管内泄，泄於大小腸則瀉，泄於皮膜則爲腫。其理一也。有一種四支腫，面瘦而白，唇白眼內眚白，或腦痛太陽穴及頸脈跳數，此非臃脹，是因身虛心力不足以偪血，血不足用不能通行如常，凝滯一處，或血質稀薄，易於泄出。若誤用發表瀉藥，必致增劇。或問水證腳腫之理，曰人身皮膜上下一也，皮膜水多終落於腳，故有初起腳腫，漸而上行爲臃脹，有臥起面腫者。

有左著牀則左半身腫、右著牀則右半身腫者、有垂手則手腫者、皆此理也。又如婦人懷孕、子宮壓住大腿與肚腹相連處、迴管血脈不易上行、兩腳腫、故血管水泄出、或血管被壓、腳必腫、亦此理也。凡治水腫、臃脹、最宜分別病勢、有力無力、及其人身體虛實、治法相對、有力者、可用發表及瀉法、先有炎者、用治炎證各法、無力虛弱者、應用補藥、大約虛者可治、臟腑功用暫失者、可治、本體壞者、難治。若心肺肝脾內腎本體壞者、多死。治法另詳各部位篇中。水在肺胞、不拘左右則累肺經呼吸、功用在心胞則累心經跳動、功用在大腦胞則見頭大、此證小兒時有之以上三證、因炎證所致者、多因於血不通行者、較少。若肚腹臃脹、則因於

血不通行者爲多矣。腎囊水腫，因於外傷及炎證爲多。若先患
臃脹而腎囊大，是水滿所累在皮肉，不在胞內，與水疝病不同。

熱證論

發熱因他病而致者，既分列各篇矣。更有自病發熱，一證番名
啡吡，中國稱有毒者爲溫疫，無毒者統稱熱證。西醫略論已列
專篇，茲更詳言其理。熱證分別數種：一種但熱不寒，晝夜如一
一種發熱而兼惡寒，時輕時重，更多夜晚重，早晨輕。一種寒熱
往來，熱時但熱全不惡寒，寒時但寒全不覺熱，發作有時或日
一作或間一二日，一作寒熱不作時。如平人無毒者，不傳染有
毒者，能傳染，或傳染一家，或傳染一方，其證面色晦暗，有時大

熱二三日後、周身疹出、如麻痘初起、亦此類也、熱病分別有力者、虛者、有力者暴起、或先惡寒、漸見頭痛、腰痛、腳痛、困倦、懶惰、不欲行動、起立不欲食、嘔瀉、舌苔白、夜臥輾轉不安、皮熱而乾、脈數、口渴、頭痛、太陽穴跳、面紅、眼紅、昏迷、多夢、不愈者、累及腦部、則妄語、累肺則痰多、呼吸難、累大小腸則瀉、重者大小腸潰爛、則爲痢證、大概七八日至十日不愈、卽防延累各部位、或變虛證、大有關係、虛者病人時欲仰臥、懶言語、難吞水穀、舌顫、手顫、癢、譫語、耳聾、眼昏、時見黑點、脈數而弱、舌苔乾黑、牙垢、口水變毒、遺溺、遺尿、腹內多風氣、如鼓、最爲危險、有日漸軟弱而死者、凡熱證醫者、應時體察、所慮延累各部位、或累腸胃生炎、

或累肝生膽汁太多則爲黃疸或累皮爲癩大抵累某部位則見某部位病證愈後最易反復尤宜加意調護致病之由不甚可解或因勞倦或因酒色或因冷傷或因傳染凡未病之人不宜與病者同屋英國專設啡吡醫館多備空屋以分居患熱證之人不令聚集一處以免傳染洵良法也熱證死者多寡無定有時二十五人而死一有時二十而死一有時六而死一輕者三十而死一法蘭西國有時半生半死者中國亦然其愈期每以三五七九十一十四十七二十等日亦不可解也欲愈之狀舌漸潤苔漸薄皮熱漸減微汗出無譫語神清溺漸多大便利或略瀉脈不軟弱不浮數是爲欲愈危險之狀累別部位或身

虛弱、舌苔絳黑、脈細數無定、周身大熱、面色晦暗、身大不安、仰臥無力、譫語更多、兩手循衣摸牀、驚跳、癡毒、腰肉枯死、潰爛、均難治。

凡治熱證、欲即時退熱、除斷病根、此必不能、止能服藥減輕病勢、以待愈期、有力者用發表吐瀉等法、皮乾熱宜暖水洗身、洗面布巾拭乾最適、或用酸醋水洗亦可、頭熱用冰塊按頭頂、或冷水澆頭、若延累各部位、即須按照各部位治法、虛者不可用發表吐瀉等法、宜服開胃補藥、食美物、如雞粥、牛肉湯之類、瀉者宜服止瀉藥、凡患此證、所居之屋最忌局密、應推開戶牖、以通風氣、用醋灑地、屋愈高大愈妙、帷帳不宜太小太密、恐聚集

毒氣愈濃也。便溺之器宜頻傾去，洗滌潔淨。左右服侍之人宜老不宜少，身虛人困倦人皆勿近。病者以防延染，愈後尤宜謹慎。勿思慮勞苦，多言更宜戒口。食一切養人之物，庶無反復之患。中上帷帳習用細密而小者最易聚集毒氣宜用紗葛之類以通風氣為妙

發熱黃證論

發黃一證，有由發熱而起者。先是夜晚發熱，晝少減，次夜又反復吐出棕黑色水，下身先黃，既而周身之皮皆黃。此證南方偏熱之國有之，如阿非利加、南亞墨利加、印度、中國等處皆所時有。其證有毒，能傳染於人。每因天熱道路污穢，溝渠淤塞，而患此病。初起困倦懶惰，頭昏惡寒，腰腳痛，面紅皮乾，口津結不潤。

舌苔中白、或黃、邊紅、脈數、呼吸不利、胃痛、食物不消化、吐出大
渴、飲水亦吐出、便秘、膽汁少、尿色白、溺中有膽汁、色紅、三五日
欲愈、多有略減、後反復、脈更數、面瘦、舌乾、苔黑、胸中痛、右脇痛、
拒按、吐黑水、瀉黑屎、發癡、呃逆、有三四日死者、有十一日死者、
其死之狀、或暴死、或吐黑水而死、或昏蒙而死、或坐臥不安、懊
懣而死、大概此證死者居其大半、或三人患者二人死、至輕者
或八而死、一累別部位、如肝脾大腸等處者尤多、治法、先服吐
藥、更多飲溫水、以助其吐、初起可飲巴豆油一二滴、無巴豆油
用水銀散十釐、蜜湯和服、後服元明粉、大黃、朴硝之類、一二次、
不愈者、專用水銀散三四釐、鴉片一二釐、日服四次、牙齦腫痛、

按之血出口津多爲藥與病應若服至二三日後不見齧腫是藥不與病應宜改用別法皮乾熱溫水澡身吐不止者吞冰塊或飲凍水止之累別部位者另詳各部位篇久病變爲虛弱困倦無精神服補胃補精神藥食葡萄酸果及醋水之類此證服藥後脈不數能臥吐稍減口津生皮略潤爲愈徵若吐黑水更多不能食不得臥口愈乾皮愈乾胃痛腰痛更劇爲難治也

瘧證論

瘧證之狀惡寒發熱汗出而愈或日一發或間一日一發或間二三日一發更多初起日一發漸變爲間日發或有日發二次者其發作歷時久暫不定大約發寒一時發熱一時出汗一時

共歷三時而病退如平人此其常也有初起寒熱劇汗多辛苦
漸變爲寒少熱多亦有寒熱俱劇而汗少或無汗者有久瘧習
慣略見寒熱得微汗而愈如此反復經年者大抵有寒有熱有
汗依期而作此爲瘧之準者耳瘧證之狀初起惡寒困倦無精
神懶惰喜欠伸胃中空虛不安周身皮皺冷寒戰牙噤頭痛腰
痛唇青耳青指甲青溺少便秘脈細數不定呼吸不利覆蓋衣
被雖多寒不減半時或一時後漸熱不欲覆蓋忽而大熱面紅
眼紅徧身紅熱初猶略寒少頃寒退全熱脈數口渴溺少而紅
一二時後頭面頸先有汗漸漸全身大汗熱退脈靜呼吸如常
溺漸多頓覺快適無異平日或有寒熱退後頭面有一處作痛

或額角、或太陽穴、或顴骨下、此是腦氣筋痛、亦寒熱之關係也。此症四時俱有、日一發作者、春尤多、其發作每在晝時、準者自發至退、不過六時、輕或三四時、間日發作者、春秋俱有、其發作每在午後、準者自發至退、不過四時、間二三日一作者、其發作每在未申間、或夜晚更多、自發至退、不過三時、凡日一發作者、惡寒時久、間日作者、熱時久、熱時久者、尤多、過別種也。冷顫發熱之理、西醫略論已詳言之、蓋血不外佈、則內聚於腦、肺、肝、脾、腸、胃各處、所以瘧證關係、累腦則爲妄語昏蒙、累肺則喘、累肝則肝脹大、累脾則脾脹大、累胃則嘔、累腸則痢、大概累肝脾者尤多、脾尤多、過肝、脾生火、則爲臍脹之原也、更有身體變虛。

弱者亦久瘧之關係。凡瘧證之原，每因腐草敗禾毒氣，風吹傳染於人，所以秋收之期，此證最多。夜晚尤易感受，亦有初患熱證，轉變成瘧者。又爲吉徵，蓋熱病有死證，瘧病無死證也。瘧之輕者，惡寒發熱，汗出，歷時俱不久，發作有定時，一次遲一次，一日輕一日，每汗出之後，至次日未發之前，中間無病，是爲欲愈。瘧之重者，多日反復不止，或間二三日一作，中間另見發熱等證。每發作時，寒熱俱劇，汗出太多，歷時太久，或累別部位，亦有死者。蓋瘧病本非死證，但恐久病身虛弱而死，或脾脹大而死，或成臃脹而死，是皆瘧證之關係也。

治法：寒熱適中之國，此證少而易治。如英國瘧證甚輕，但令食

噤啞卽愈中國地熱此證頗有關係每有累別部位而死者惡寒時宜用熱水甌溫手足或布包熱磚以足踢之或以手搓熱遍擦周身外皮更用麥糠半斤入布囊內滾水浸熱按胃胃間或鹽炒熱布包按胃胃間覆蓋厚被意皆主於引內行_之血使復流佈於外也惡寒時宜飲熱茶熱粥蓮粉水寒劇可略飲酒發熱時宜去衣被乘風涼飲涼茶溫水洗耳令鬆適汗出令安臥汗止用布巾拭乾換易潔淨衣被安臥內服噤啞五六釐過二時後更服二三釐日二三次或金噤啞末每服一二錢每次汗退後服之可免反復或用信石酒信石一二釐濃酒二錢滾水一兩四錢每服一錢至一錢半製法同黃連水蘇木水各一兩日服三四次更服微利藥服法詳下卷

不令便秘、居通風之屋、勿居濕地、勿夜行、因腐溼之氣、夜更甚也、久瘧能令身虛、身虛者瘧易反復、不止應補胃補精神、戒勞倦、身壯健瘧自愈、若服藥不應、宜遷徙他處、改變水土、如貧人無資遠游、亦宜移住別屋為妙、累肝脾各病、分詳各部位篇中、有患腦氣筋痛者、痛有定處、不移、或因瘧所致、或自痛、不必因瘧、病原俱與瘧同、蓋腐毒之氣、累血則為寒、熱累腦氣筋則為痛、其理一也、故治法亦與治瘧同、

頭痛

頭痛證患者最多、中土婦人尤多、其原不一、醫應細心分別、約略言之、有微痛者、有痛劇者、痛處或在顛頂、或在前額、或在兩

旁、或偏左痛、或偏右痛、有時痛專一處、或在眉骨、或在耳後、或在枕骨、有滿頭全痛、或外或內、其痛之狀、或如刀割、或如針刺、或如捶擊、或如鐵釘、更或如劈、如裂、如壓、如射、有忽然痛者、有由漸而致者、有暫痛即止者、有經累年歲者、有痛止復發、纏綿日久者、痛時或昏暈、欲仆、或欲嘔吐、或頭內熱、或頭內冷、或時欲臥、或不能臥、或昏迷不能思慮、或眼花耳鳴、或鼻竅不通、或時聞惡臭、或鬱悶不爽、嬾於言語、或軟弱無力、或困倦無精神、或惡風惡寒、或面色紅熱而腫、或面色白而冷、或眼紅、或眼白、或頭殼熱、或頸脈跳數、或手脈細數、無力、或胃不安、嘔吐酸水、或溺多、或膽汁少、大便秘結、致病之由、有因讀書辛勞、過耗腦

神者、有因房事過度者、有因困於酒食者、有因食不滿量者、有
因但食蔬菜不食肉致血少而腦不安者、有過食肥膩胃不安
而累腦者、有因便秘不消化者、有因瀉泄過久者、有因屋密不
通風氣或多人聚集一屋炭氣過濃者、有因夜臥以被蒙面不
能改換炭氣者、有因睡臥太久者、有因枕太高或太低者、有人
則苦頭痛、因心跳躍力大、偏血有因衣領太緊、頸迴血通行不
過猛、平臥則腦中血太多之故暢、腦中血多不安者、又屋內盆花瓶供太多、亦能令頭痛、又虛
空中有電氣、人身內亦有電氣、將雷之前、虛空中電氣不和人
身內電氣亦不和、每有精神困倦不安、頭痛之患、
婦人血崩白帶、月經過多、或乳兒過久、皆令頭痛、更有頭痛經

年諸法醫治不效、死後割視、頭內有膿瘡肉瘤、或頭骨生大壓腦、或腦胞變厚、或腦包內有小骨、或腦太堅太軟、凡此諸證、其痛必劇、無可醫治、然患此者甚少、平日頭痛、大概因於血太多、或血太少、或血不通行、今分別五種列後、

第一類頭血太多、通行不如常、其證面紅、眼紅、頭熱、耳癢、眼見光點、有時顛頂熱劇、有時滿頭皆熱、治用減血、引血諸法、或放血、或蜩吮、或熨冰塊、或潑冷水、內服瀉藥、大黃、元明粉、朴硝之類、不宜外出屋內、不宜光濃、不宜思慮、辛勞、此血有餘、治法也、若面白、唇白、眼內皆白、頭不熱、或惡風、惡寒、或發熱、兩太陽穴跳躍痛劇、婦人尤多、辛勞更痛、此是血不足之病、治宜補血、如鐵酒

鐵末之類更宜補胃暖胃如黃連荳蔻華撥桂皮之類外貼蒜
頭搽薄荷油以保護之薄荷油時或雜酒化氣最速故搽後覺涼俗疑其性涼非也
第二類頭痛因於胃不消化其證欲嘔或嘔出酸水或膽汁入
胃嘔出其色或綠或黃味極苦舌苔厚口臭便秘此證多因飲
食太多而致所食之物完全吐出大概早晨初醒時頭痛作者
居多有午後即止者有午後不止臨臥時更重次早止者有二
三日始愈者治法務宜戒口服吐藥或多飲溫水溫水能淡膽汁晨宜多飲
飯前服大黃一二分微利更服開胃補胃之藥吐膽汁者服水
銀散七釐至十釐次早服大黃元明粉略瀉不愈者服二三次
可也婦人因身虛子宮不安俱能累胃而致頭痛凡患此者月

經多不調詳見婦嬰新說

第三類頭痛因於腦氣筋不關血與膽胃其痛或偏左或偏右有發寒熱如瘧者有但痛不發寒熱者其故或因身虛或因牙痛眼痛所累或因感受腐溼草木之氣治法應保護身體勿居溼地屋內宜通風氣散步間適食適口養人之物更宜離去舊居改換地上服補胃補腦之藥最妙雖喇三四釐其次則信石水鐵末鐵酒之類貼啤啦喇膏鯤阿摩呢阿冰片之類飲濃茶迦非丁香水之類

第四類頭痛因素患風溼腳氣忽然離腳傳頭其證頭熱昏眩舌苔厚便秘脈浮治法與治風溼同

第五類腦體自痛如前所論腦質變或腦胞病或腦生膿瘡肉
瘤骨大壓腦等類是也諸法試用不應恐是此證其痛必劇大
概難於醫治

婦人患頭痛病應詳究病原有因哺兒耗乳太多太久者有因
失血太多者有因貧苦食不滿量者皆能致頭痛宜分別治之

癲狂論

癲與狂病原一也分而言之鈍滯安靜為癲叫呼跳躍為狂狂
者力猛癲者力弱狂者初起略有知識癲者初起即略迷蒙久
而全無知識其故同在於腦然非腦體自病也
有嬰兒生而無腦者不能存活
是靈性之病累及於腦蓋腦為靈性所宅有時腦病致亂靈性

此則靈性先病而腦爲之不安也。有小兒初生卽癲者，此是完全之人，蓋形體靈性無一虛設，少一物卽少一用，如生而無目，則不能視生而無足，則不能行生而無靈性，則不慧不慧卽癲病也。若常人忽患此證，大概由狂而癲者居多，初病卽癲者較少，其證狀有多少深淺之不同焉。人之靈性功能甚廣，有謀慮之用，有決斷之用，有分別是非之用，有主宰官骸之用，患癲狂證者，思想幻妄，是謀慮之用亂也，猜疑惶惑，是決斷之用亂也，以幻爲真，誤甲爲乙，是分別之用亂也，妄語不休，手足無措，是主宰之用亂也，有諸用全亂者，有但亂一二者，大抵暴病爲狂，狂久則癲，癲久則靈性全失，冥頑鈍滯，俗稱馱子是也。西國

古無癲狂院、然醫士頗能洞悉病源、療治此證、先令病者怡情適志、暢達胃懷、後來醫道漸衰、不知癲狂爲靈性之病、妄疑魔鬼纏繞、禱諸巫覡、甚則桎梏之、禁錮之、視如禽獸、無療治善法、近今百餘年來、醫教振興、悟明此理、設立癲狂院、待之甚優、欲悅其耳目、則花木禽魚、音樂戲劇、無一不備、欲怡其情志、則讀書作畫、閒談散步、惟意所適、屋內四周牆壁、裹以厚棉、不令撞磕自戕、醫者切脈審因、治法精細、今分狂癲二證、詳列於後、狂之類、證狀不一、有靈性全亂者、有靈性半亂、或僅亂一二分者、由漸而起、先時頭痛、不欲食、或多食無饜、是不欲寐、無精神、癡言語、厭操作、多憂多怒、及狂病既成、則性質忽然改變、或無

內科新言
故煩鬱或無故驚恐、或時欲自殺、或時欲殺人、或時慮爲人所
殺、或妄憂將死、或妄說已死、或時猜疑他人、或不能分別人我、
或見人不能分別甲乙、或欲撕裂衣裳、或欲毀壞屋宇、或自言
身入地獄、或妄稱身爲帝王、或時欲偷竊、或不知羞恥、或罵詈
不避親疏、或愛憎反易、故常或父母妻子不能識認、種種幻妄、
不可殫述、推原其故、有因妄想專久而致者、有因鬱悶太過而
致者、有因飲酒太多而致者、有因父母延累者、有因耗財貧窮
憂愁而致者、面色紅白晦暗、迥異平日、舌乾大渴、便溺俱少、汗
汽臭惡、脈至細數、不畏寒、不因倦、久暫無定、有數日止者、有月
餘止者、有經累年歲者、新者力尤猛、視之可畏、然治療易過癩

證西醫統計一百人中、可醫者七十至八十云、治法初起與治

腦炎法相似、旋轉其身體、使之嘔吐困倦、更服瀉藥、身熱脈浮

者、勿先服鴉片、宜先服瀉藥、不能臥者、內服鴉片幾次、務令安

臥為度、外將頭髮剃去、凍水灑潑或貯水於囊按頭上更貼斑蝥膏藥、凡

狂證三月不愈、恐防變為癲證也、狂證手足過於猛力、不得不用布巾綁縛、最妙令兩手相

交同入衣袖、用帶纏結、每見有用鐵練鎖結者、終非良法

癲證大概軟弱無力、無所思想、或唬笑如嬰兒、或坐立惟人所

使、或專看一物、或專念一語、或終日默坐、或全不曉事、或不識

五倫、有因狂而致者、有始初即癲者、蓋靈性有記憶之用、有斟

酌事物之用、靈性病故不能記憶斟酌也、癲證之由、或因飲酒

過多或因房勞無度或因手淫或因境遇不順或因腦體震撞或因悲哀無節或因思慮過勞醫治難過狂證有因癱瘓而致者醫治更難有先癲後癱者每多不治有愈後復發至三四次者靈性全失俗稱獸子言其略無知覺也凡癲狂病每在三十至四十歲時、間有二十至三十歲患者、若四十至五十則患者更少矣、癲證愈期久暫不定、有經年累月者、大抵一年之外、更難醫治、昔有醫士統計二千五人中、一年愈者六百四、二年愈者四百九十七、三年愈者八十六、四年愈者四十一、五年至十一年之中、愈者僅四十一、統計愈者三十之一耳、有一人發癲二十五年而愈者、蓋罕見之事也、又凡二十五歲至三十歲人

較易愈、四十以後患者、難愈、婦人愈者、易過、男子、又有醫士統
計、患癲狂證者、男女之數、約略相同、死後割視腦體、不必損壞、
故知病、在靈性、不在腦體也、治法、虛者、安神補胃補腦、若見頭
熱證、是因火多血多、應用斑蝥膏藥、引血下行、與治狂證法同、
但無論癲狂、專用藥劑、恐無大效、務令怡情適性、娛悅耳目、俟
其有自愈之機、再用藥力輔之、可也、
中風腦胞炎證、癱風及眼耳各證、已詳西醫略論、今不更述、

心病證論

人身心肺關係尤重、與腦相等、凡關係重者、造化主護持之尤謹、故腦則有頭額等八骨以保護之、而心肺亦有胃脇諸骨以保護之也、心肺體質相連、附功用亦相倚賴、心之功用、關係全體、心病則全體皆受害、心之重如此、然論其體質、不過赤肉所爲、其能力專主舒縮以行血脈、有左右上下四房、左上房主接肺經赤血、右上房主接週身迴血、左下房主發赤血運行週身、右下房主接上房迴血過肺、更換赤血而迴、左上房、左上房赤血落左下房、入總脈管以養全體、右上房迴血落右下房、上屬於肺、以出炭氣而接養氣、故人一身之血皆經過於心肺、心能

運血周流一身無一息之停卽時接入卽時發出其跳躍卽其
偏發也以時辰表驗試一瞥睨跳七十五次每半時跳四千五
百次一晝夜計跳十萬八千次也然平人心跳不自覺若自覺
心跳卽是心經改易常度矣心體大小人各不同大概適如其
人之拳男大過女權其輕重二十五歲以上至六十五歲以下
重六兩四錢至七兩二錢爲率十六歲以上至二十五歲以下
比較二十五歲以上之人應減少其減少之數一兩至一兩五
錢爲率肥健人或重八九兩者不可一例論也心房之內左
厚過右左下房之厚比右下房幾厚一半蓋左房主接發赤血
功用尤勞故亦加厚也心位在膈中居左當脇骨第四至第七

尖當脇骨第五第六之間、下於乳頭、約一寸至一寸半、橫向胃骨、病則自覺周圍皆跳、凡心經本體之病、或因心房變薄變厚、或心房之門有病、或夾膜有病、或總管有病、亦如眼目之病、或在明角罩、或在瞳人、或在睛珠、非必處處皆病也、大概心病左多過右、因左房功用尤勞之故耳、心病約有數端、一者心體變大、有時略大、有時大過一半、因心房門戶有病、攔阻血出入、不便、心舒縮之力、勞過常度、勞多則變大、亦與手足過勞則腫大之理相同、大甚則偏血舒縮之用、亦因此不靈矣、一者心房門戶或變小、或變大、或變窄、或變闊、俱爲非宜、蓋心血自土房落入下房、下房之門、開張容納血已入後、門卽翕閉、不令血得迴

旋上出其自下房入總管處亦有門血至則開張使之上出血
已出後門卽翕閉不令血得下返若此處太窄太小則血不易
出入太大闊則血偏發不盡或已出復返運行不如常度矣
一者心跳凡無病之人心跳每不自覺惟走趨過急時跳躍不
勻其力倍增偶自覺之稍定仍不自覺若因病而跳時時自覺
摸試更震動然此證有真有假真者心自病而跳也或心未必
有病但因身虛而致心跳亦以真論若偶然心跳其人驚懼防
有心病其實心本無病卽心跳亦暫時之事是爲假心跳證醫
者均須細辨凡心勻跳無止息側身而臥可左可右呼吸如常
大概心自不病所慮跳躍不定或三四次一停停後復跳不能

睡臥左半身著牀愈覺不安、應思意心房門戶有病、血不迴運、
如常有停滯妄流而爲臃脹者、有累肺而欬嗽難呼吸、或喘者、
有累腦而昏蒙頭痛中風、慌怯者、有累肝而血聚積滿溢者、有
累胃不易消化、食後不安心更跳者、皆心病之關係也、若心自
不病、但因思慮過多、或讀書太勞、或用力過度、或驚懼喜怒失
度、或房事手淫、或醉飽無節、瀉泄失血、或多食瀉藥、或夜不能
寐、婦人或因月經不行、凡遇此等心跳病、醫者應審察致病之
故、斷絕根由、如因於房勞者、令戒房事、因於飲食者、戒口止酒、
更服黃連水、樟腦酒、以安心、服雞哪或鐵酒、以補虛弱、戒辛勞
行動、常平臥、以安身體、游玩散步、以適情意、停止工作、以養精

神此治心跳良法也。若夫胃脇骨之下，有時動悸，人或疑爲心跳，其實因胃不消化，內有風氣，與心跳病無涉。虛弱人、婦人患者最多，略服補胃藥及微利藥可也。又中國多有身虛血少、黃瘦而致心跳者，或因食物太少，或因辛勞貧苦，或因久患寒熱病，其證脈浮而無力。若誤用瀉藥放血等法，必令病勢增劇。須服雞哪或鐵酒及一切補法，食肥肉頗宜。

心有緩急二聲，緩者其音散以長，乃血沖心戶及心尖擊肋之聲。急者其音利而速，乃血由下房過兩總脈管口，其門開闔撞擊之聲。若心有病，則其聲變易常度。附耳聽試，如風箱張翕，有時聲如錯鐵，如鋸木，如以砂石磨木，故良醫聞聲而審證也。

心病多有頭昏跌蹶者，蓋心病則跳偏不利，或暫時不跳，血不入腦，腦失功用，或因流血太多，或因猝然驚懼喜樂，或心有病，或脈管有病，皆致頭昏，婦人尤多過，男子其證眩暈，眼昏花不見耳鳴，面白唇白，脈微細如無，呼吸或略有，或猝無危在頃刻，此心暫時不跳之關係也。大概心無病者不必慮，少頃能漸復其常，治法鬆寬衣領，平臥助心力，徧血入腦，外用冷水澆面，齧阿摩尼亞，若能忽然大呼吸一聲而通，卽是吉徵，後飲濃茶美酒以補精神，安心適意，是爲良法。若頭昏多次反覆不止，應思意心體或總脈管有病，未可與此暫時不跳之證並論也。心痛因於炎證者，由漸而起，痛劇大不安，呼吸更痛，脈數身熱。

治用放血、蟻吮等法。服發表藥、外貼斑蝥膏、內服水銀散。為度一切照炎證治法可也。此證多因先患風溼、手足左右互痛。蓋風溼能傳心胞、漸致水入夾膜。或有肉絲。番名費皮連心胞不似平日。蓋平人心胞內連心體、外連胷骨及肺。心胞有病、遂致粗礪、略似牛胃、與心黏連、累胷骨及肺。所以心跳呼吸難、有死者、不可輕忽。

一種心暴痛如割、頃刻而死。醫書不詳其故。大概心力亂用、或心房內之血暴盡、或心脈管有病、或心房門戶有病、或心體本管有病、血不足供養護。今未可定。此證治法甚難。男子四五十歲人、偶有患者、宜服止痛藥。如樟腦鴉片之類。凡心跳心痛各

證、俱、應、安、養、身、體、不、可、登、山、登、樓、不、可、遠、行、辛、勞、不、可、思、慮、煩、
怒、尤、宜、戒、口、戒、酒、色、

<p> <small> 和亲言 卷一 三 </small> </p>	<p> <small> 和亲言 卷一 三 </small> </p>	<p> <small> 和亲言 卷一 三 </small> </p>
--	--	--

三子何久遠

名能探士死所

九九 九 九 九

五子

三子

留氏

寺周玄茶

長

河身生

石其張也為安

一太子

五子

士配方何多變

水其明少也常可也

鳴休身

正德太子 心 心 廣

正一稱荷大明神

OSLER
ROBE
WB
H684n
1859
v.1